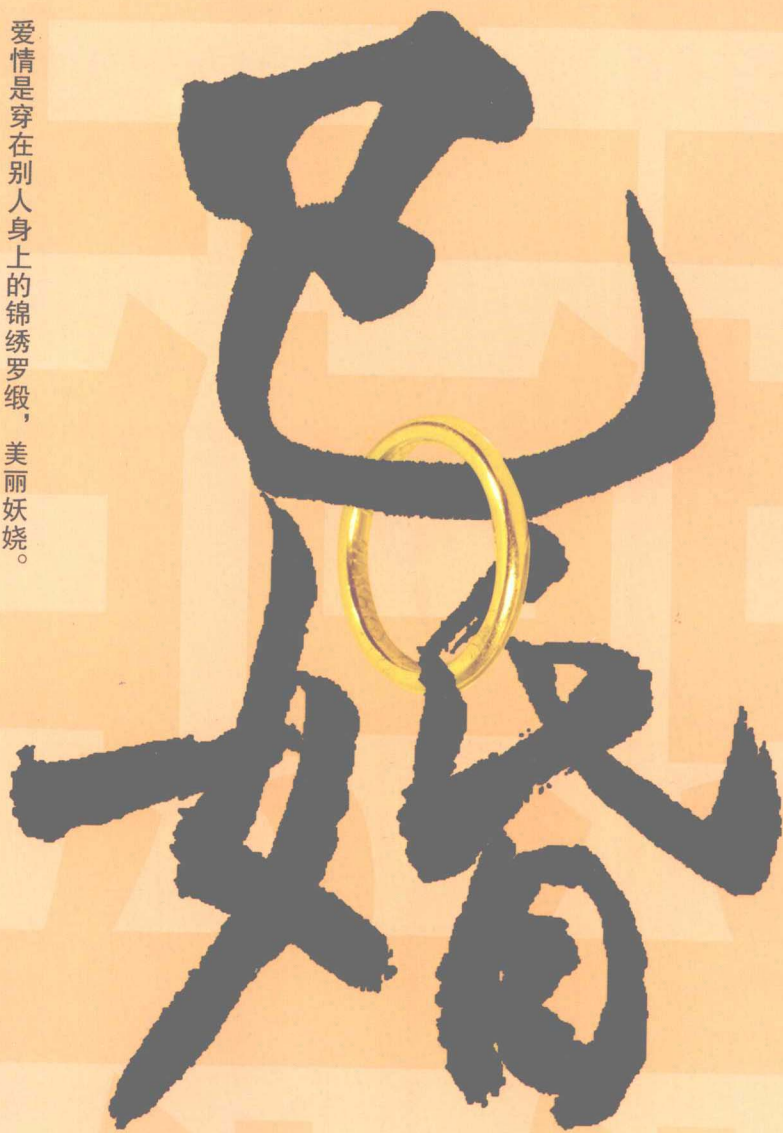


雍穆贝勒◎著

爱情是穿在别人身上的锦绣罗缎，美丽妖娆。
婚姻是穿在自己身上的劳动布，浑身不自在。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雍穆贝勒◎著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已婚 / 雍穆贝勒著. —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8.9
ISBN 978-7-5008-4207-1

I. 已… II. 雍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6568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17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繁华,似锦



文/雍穆贝勒

有些话里说过,并非真意;有些无从出口,在黑暗里显得庄重;有些无法察觉,却如星辰寥落春花秋叶,自生自灭。

我们追逐寻觅,来来回回,冬雪夏雨;我们倔强偏执,循环往复,春华秋实。世界倘若只是一本书,我们尚且有阅读与理解的机会。可世界远非实物,男男女女不过是其中一个又一个含义复杂的符号,我们道行太过浅薄,时光悠长难以穿越语言的黑洞。

一天一天,有人苍老,有人正在新生。夜晚万物俱寂,白日喧嚣繁华。千百年来,世界就这样深陷在流离的旋转门里,周而复始。倘若,人真无意识,如不会流泪的热带鱼,那么世上一切恩怨情仇都能被关在心门之外。可惜,即使科技再发达,仍然无法制造出孟婆汤之类良药。于是,我们只能安静地站在命运的掌心,等待属于自己的纹路。

倒一杯红酒,浅浅的高脚杯炫耀在孤独的写字台面,深红与暗红的对比,我无法看穿血色背后的锦绣山河。明净的玻璃窗里倒映出书房的吊顶灯,婀娜多姿的旋转楼梯在昏暗灯光下,显得寂寥。我想起多年以前的车站平道口,那个月光满满的夜,白衣少年站在那里,静静地等待,只为看一眼他心爱的姑娘自习归来。寒冷的冬夜,手成通红脸无血色也心甘情愿。

那样不求回报的岁月，究竟过去多久已经模糊。光影婆娑的杨柳岸边，留下的只是惆怅满地的忧伤，盛满眼眶。

人说，喜欢抽烟的人，是因为他的生命盛开寂寞繁花。人说，多爱的人，往往不会快乐，因为爱分散在四地，无法集中攻克自私的堡垒。当任何时候成为自我保护的盔甲，当任何地点成为数晌贪欢的断桥，坚贞不渝显得幼稚与可笑。

这或悲哀，还或庆幸。

当一个人无坚不摧，或者当一个人始终掌握着手中的纹路，亦不知是该微笑还是流泪。

当对岸的烟火绽放，点亮夜空，这岸的男女莫要远渡。因到了对岸，只能看见燃烧完的焦物丢盔弃甲横七竖八满地。

那些遥远的美丽，早在渡口就已轰然倒塌。

还是说，安静地站在原地，看那些本是隔岸的烟火，紧握住这岸身边的手。

这样，如果幸运，还能感到真实的温暖。虽然，不知是否长久；尽管，不知是否圆满。

那么多幸福如若繁花，能有一朵，应该懂得满足。

至于繁华，似锦而已。

终究不是：是。

倘若小说中的男女知此道理，亦不会有下面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。

关于爱情，关于阴谋，关于婚姻……



雍穆贝勒 本名李浩，中文系毕业，做过高中教师，读书网编，记者，现供职于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网编部。

内容简介

宋斯如，软件工程师，已婚，任上海某家高科技公司技术一部总监。事业上的成就弥补不了家庭上的残缺，结婚四年了，妻子许宁始终未孕，宋斯如在父母的压力下开始对这份感情动摇起来。而此时，由公司开发的一套软件出现了问题，宋斯如出差合肥，期间，遇见一名叫陈丽雯的女子。在经过内心的抵抗、犹豫与逃避之后，二人成为情人关系。

回到上海后，宋斯如事业迎来了一个高潮，不仅连连签下大笔合约，而且还被公司秘密任命为新软件“红影”开发的总负责人。

婚姻上的沉闷在宋斯如父母不期而至后爆发了。同时，在随后与陈丽雯的交往中，宋斯如无意中发现原来在她的背后，竟然隐藏着一个惊人的商业阴谋。

面对家庭、事业、爱情、亲情上的种种问题，宋斯如将如何选择？本书为你讲述沉浮在婚姻里的责任、挣扎、贪婪、阴谋与欲望……

策 划：东方青鸟

责任编辑：李 阳

封面设计：



目 录



	第一章 爱若成惯,则浓情化淡	1
	第二章 爱若化淡,则情生枝节	23
	第三章 情生枝节,则必生祸乱	51
	第四章 祸乱一生,则必不单行	107
	第五章 祸不单行,则必有所失	173
	第六章 若有所失,则否极泰来	249

第一章



爱若成惯,则浓情化淡





对于全职太太来说，男
人就是自己的事业。



1. 他觉得她的身体离他太近了,他想稍稍地推开一些。

夜里,宋斯如忽然惊醒。盛夏的日子,总会让人莫名地心烦气躁。

空调不知何时已经关了,卧室里的空气中漂浮着汗水的气味,让宋斯如觉得很不舒服。他在黑暗里摸索着寻找空调的遥控器,但始终没能找到。就在他要伸手开灯的时候,“滴”的一声响,空调竟然开了。接着,身旁的许宁翻了个身,将遥控器递到他的手里,问:“热了?”

宋斯如“嗯”了一声,许宁没有再说什么,她将手放到宋斯如的胸口,然后将头枕到宋斯如的脖子处。宋斯如微微地侧了侧头,吻了一下许宁的额头,然后闭上眼睛。

只是,在巨大困意席卷而来的瞬间,宋斯如忽然觉得刚才亲吻许宁的动作有些僵硬,或者说,只是机械的惯性驱使而出的动作,心里似乎并没有想要去亲吻的想法。

这个发现,让宋斯如的睡意又瞬间消失殆尽。空气里,凉爽的气流正一浪又一浪地触摸到宋斯如的皮肤,其中,还夹杂着许宁均匀的呼吸气息。

但是,宋斯如的心却丝毫没有清凉的感觉。他只是觉得,许宁的身体靠得太近了,他想稍稍地推开一些。

早上七点,闹钟准时响起来。

宋斯如的意识还有些混乱,他翻了个身正想继续睡,身旁的许宁却坐了起来。宋斯如睁了睁眼随即又闭上,不用看他都知道,许宁的下一个动作是直接去厨房做早餐而不是洗漱,不出意外的话,五分钟后,厨房里会传来煎鸡蛋的声音。

五年了,日积月累的重复,已让宋斯如能够从容地预览许宁的下一个动作。曾经向往的朝夕相处,现在却在日复一日地谋杀自己的触觉细胞。宋



斯如常常觉得，当初那个为能和许宁共度一个周末而兴奋一个星期的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存在过，因为现在，无论他如何试图培养那种感觉，最终都是无疾而终。但岁月似乎只改变了他一个人，许宁并没有多少变化，依然还会为一句“我爱你”、“我想你”这样的话羞涩，甚至难以启齿。

“宋斯如，你起来了么？”厨房里传来了许宁的声音。

此时的宋斯如，已经靠在床头，回了一声，然后下床准备去洗漱。路过厨房时，他停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，说：“老婆，辛苦你啦。”然后，在许宁的脸庞上亲了一下。

许宁轻轻推了他一下，嗔怒道：“快去刷牙，你今天怎么了？”宋斯如没说什么，他只是笑了笑，然后退了出来。

洗漱完毕，宋斯如坐在餐桌前开始吃早餐。他抬头看了一下挂在墙壁上的钟：七点四十。

几乎和昨天同一时间。

早餐也和昨天差不多，唯一的不同就是牛奶变成了咖啡。宋斯如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怎么一大清早的就让我喝咖啡啊？”

许宁从厨房里走过来，轻声地说：“昨晚你一直没睡着吧，我听你的呼吸就知道。今天你不是有个重要的会要开吗？我担心你到时候打瞌睡，所以让你喝咖啡提提神！”

宋斯如没话了，埋下头咕咚咕咚几大口喝光杯中的咖啡。

八点，宋斯如准时从家里准备出发。许宁整理了一下他胸前的领带，然后递过来公文包。宋斯如低下头亲了一下许宁，然后换鞋开门。

许宁在身后说：“我在包里放了一袋牛奶，你开完会记得把它喝了。”

因为这一句话，宋斯如又回过头，比平常多亲了一次许宁。

发动车子的时候，宋斯如看了看后视镜里的自己。整齐的头发表笔挺的领带，一切都和往常无异。他有些迷糊，昨天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人，是不是现在的自己。或者，到底哪个才是自己呢？

他没有找到答案，因为车子开出小区的时候，街上的人流车流提醒了他：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今天的会九点准时要开。



2. 膝下无子成了他最大的心病。他不怕任何软件出错,不怕任何网络病毒,最怕的就是别人问,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?

到公司时已经八点五十,好不容易找到个停车位,还没等到宋斯如掉过头,就被一辆白色三菱硬生生地抢了位置。

宋斯如刚想发火,就看见车里钻出来的人正一脸怪笑地向自己走过来,原来,是黄文连。见是他,宋斯如想要发的火,觉得没有必要发了。

黄文连说:“宋大总监,再不赶快找车位,恐怕你就要迟到喽。”然后晃了晃手里的表,怪笑着扬长而去。宋斯如没有理会他,在公司里,这个人和自己已经水火不容——

他们是上海风光科技公司两个技术部门的主管,地位相当。但是,他比黄文连年轻,能力也在黄文连之上,深受老总赏识,创造了公司最快的升迁记录,并且也是公司最年轻的主管。

因此,黄文连对他充满了敌意,处处刁难,但他向来不和黄文连争论什么。倒不是没有能力和资格,而是他觉得不值得。他觉得,黄文连的发难其实正好暴露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。在这场较量里,他宁愿用表面上的劣势换取心理上的优势。

于是,对于黄文连的找茬儿,他通常只是笑一笑,不作争辩。譬如今天,面对黄文连的挑衅,他用置之不理当作回击。

八点五十七分的时候,宋斯如坐到办公室里。秘书走进来,递过准备好的材料让他审阅。宋斯如草草地看了一下,然后就夹着材料往会议室里走。

会议的内容是冗长的,听得人有些昏昏欲睡。宋斯如有时候很不明白,为什么简简单单的事情,到了老总的口里,总会变得曲折无比。也许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,也许是厌倦了这样的会议,宋斯如的眼皮有些支撑不住。宋斯如想,看来,人要是真的疲倦了,咖啡是管不了什么用的。



一个会开到十点一刻,出了会议室,宋斯如觉得空气清新了很多,他猛地吸了几口,快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刚刚坐下拿出包里的牛奶,电话响了,是苏州老家的,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的声音:“斯如啊,你最近好吗?怎么很长时间都不打电话回来呢?我和你爸很挂念你啊。”

宋斯如说:“最近很忙,公司很多事情要处理。”

妈妈说: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,小宁给你炖补汤了没有?她最近有动静了吗?”

宋斯如打着岔说:“天天都有汤喝的。妈,你不要担心,她很会照顾我的,你和我爸多注意身体就好了。”

电话里半天没有声音,然后妈妈才在那头叹了口气:“看来,又是没动静了。唉,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呢?”

宋斯如连忙安慰道:“明年,明年一定抱得上。她最近看了一个医生,很有名的,专门治不孕,电视上经常放那个医生的广告。”

妈妈说:“你就光替她说好话,这句话我们听你说了五年了。算了,不说了,你忙吧。”

妈妈挂了电话,宋斯如这边还拿着听筒没回过神。是啊,五年了,宋斯如想,怎么这么快呢。

已经五年了,许宁始终没能怀孕。为这,两个人跑遍了打听到的所有医院,找了能找到的所有医生,但是,五年光阴在许宁的身体里没有留下丝毫转机。唯一留下的,是宋斯如的态度,由开始的安慰与不在乎,渐渐地转化成了焦急与无奈,到现在,33岁的他,膝下无子成了最大的心病。

而他,也渐渐明白了父母想抱孙子的心情。人到了一定年纪,下一代就成了所有的希望。每当看到公司的同事因喜得贵子或者千金而遍发喜帖请客吃饭时,宋斯如就情不自禁地心虚。他担心甚至有些害怕,当大家伙一起看小宝宝的时候,别人突然问:“宋斯如,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?”

对于这样的发问,刚开始的时候,宋斯如总是回答:“不急不急,先过过二人世界再说。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再说这句话时,心越来越虚。渐渐地,繁华的大上海顶级网络技术公司堂堂技术一部的主管,不怕任何软件





出错,不怕任何网络病毒,他最怕的就是别人问:“宋斯如,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?”

3. 堵住的,也许不仅仅只是车,还有他的心。

下班,车子照例在高架桥上堵住,宋斯如知道,这一堵,至少半个钟头。习惯了这样的交通,宋斯如便觉得没什么。

若在往常,他会趁这段时间听一听广播或者放一张 CD,然后看看城市的天空,回忆一下岁月几何。平时太忙了,没有时间给他这样没有顾虑地胡思乱想。但是今天,妈妈早上的电话,搅乱了他一天的心情。很长时间以来,这个话题一直是他和许宁极力回避的话题,但是妈妈的电话再次将它从箱底翻了上来。

宋斯如也明白许宁的苦。一个女人不能生育,纵是她再如何美貌,转过脸,背后却总能察觉到飏飏凉意。刚检查出不孕时,许宁辞了工作,终日以泪洗面,并提出过离婚,但宋斯如坚决不同意。那时候他才 28 岁,孩子对他来说还是个遥远的话题,况且,他在电视里看到太多治疗不孕的广告。

他觉得,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快乐,有没有孩子,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

但是,五年过去了,爱情与婚姻的激情与新鲜渐渐褪去了华丽,生活进入了程序化,固定的早餐与晚餐时间,固定的睡觉时间,固定的性生活时间,甚至连姿势都是固定的。渐渐地,宋斯如觉得想说的话越来越少,到后来家里显得越来越安静。

有一个周末,宋斯如在客厅里看电视时,耳边传来楼道里的小孩子蹦蹦跳跳的声音。就在那个瞬间,宋斯如忽然很想家里也有个孩子,能在他眼前晃来晃去。

于是,他陪着许宁四下求医,可到头来许宁的身子依旧苗条不见丝毫动静。这时宋斯如才明白,原来,不孕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,治了就能好。



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,宋斯如渐渐没了信心和希望,甚至有时候,他对躺在身边的许宁失去了所有的欲望。但是,宋斯如明白,他不能再给许宁雪上加霜,他知道许宁的身上承担了比他更多的压力。宋斯如的父母对待许宁的态度转变,已经明显地看得出来。妈妈的脸上,越来越多的时候都是阴沉着的,父亲脸上虽然还依然微笑,但是转过脸,宋斯如知道,他和母亲是同样的心情。

宋斯如理解他们的心情,三代单传到宋斯如,他们不想就这样断了香火。面对父母,宋斯如不好说什么,只是竭力地安慰他们,替许宁说些好话:“明年,小宁一定会怀上你们的大孙子,你们就等着抱吧。”

但是,明年已复好几个明年,春风照旧冬雪依然,许宁的肚子也周而复始的平静着。宋斯如开始不敢给父母打电话,他不是不知道逃避解决不了问题,但除了逃避,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
比如现在,对于回到家即将见到的许宁,宋斯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才好。接着,他想到了昨天晚上那个惯性的吻,接着又想到了今天早上的那杯咖啡和包里那袋没喝的牛奶。他抬头看了看车外的天空,晴朗的天空像一面明晃晃的镜子,他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一张陌生的脸,正盯着自己。

忽然间,宋斯如想到一个词:离婚。

但是,这个念头只是转瞬即逝,随之涌入耳际的,是他身后此起彼伏响起的喇叭声。

绿灯了。

4. 在两堵墙之间周旋,怎么转都很悲凉。

上楼之前,宋斯如将包里的那袋牛奶扔进了垃圾箱。他不想让许宁发现他没有按照她的话喝下牛奶,他知道那样的话,许宁会喋喋不休地教育他不喝牛奶暖胃的不好,他有些烦她的无微不至。



开门,换鞋,接着说:“我回来了。”

许宁在厨房里答话:“你去洗一下,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”

宋斯如没有去洗,而是坐到沙发上,等许宁的下一句话:“洗好了吗?可以吃饭了,来端菜吧。”

三个菜一个汤,都是宋斯如最爱吃的,直觉告诉他,今天的许宁肯定遇到什么事情了。果然,吃饭中,许宁说:“今天妈打电话来找你,说你很长时间没给家里打电话了。”

宋斯如的手稍稍地停了一下,嗯了一声,然后继续拨动米饭往嘴里塞,想掩盖自己心里的犹豫。他在想,要不要告诉许宁今天妈妈在电话里说了什么。但是,他又在默默祈祷,希望许宁不要继续问下去。

幸好,许宁没再说什么,她只是叮嘱了一句:“有空的时候就多打电话回家问候两位老人,我不方便打。另外,我今天去重新开了个户头办了张卡,你要是没时间回去,就抽空把里面的钱汇回去,夏天到了,老人家要买些防暑的东西。”

宋斯如的心舒了一口气,搪塞着说:“知道了,我找个时间就去。”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。

九点半,许宁在浴室里洗澡,宋斯如坐在沙发上看文件,但是却没什么心情,于是将文件胡乱地扔在一边,走到阳台上去抽烟。

阳台外,万家灯火,一片祥和。街上车流人流依然喧嚣,然而宋斯如却觉得这一切全然与自己无关。

正想着,宋斯如忽然感到一双手从腰后伸了过来,然后自己就被抱住了,紧接着,有淡淡的香气弥漫过来。宋斯如知道,这是洗好澡的许宁,她身上的气息他太熟悉了,不过这个举动让他有些意外,宋斯如问:“怎么了?”

但是,当他这句话说出口后,他感到背后的许宁是颤抖着的。他急忙拍了拍她的手,想转过身,却被许宁制止了。

宋斯如问:“小宁,你这是怎么了,刚才不还好好的吗?”然而,他听见许宁哭着说:“斯如,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心烦,我知道妈妈打电话都说了什么。”

